

◇ 铭心一刻

上世纪60年代初,父亲一条破舢板,从湖北顺着长江漂到了大通和悦洲,与母亲结了婚,一下就生了头挨头的10个兄弟姐妹。

父亲是航运站的职工,有时,轮船卸下从大都市运来的货物,船舱里空荡荡的,晚上却要留人值守。父亲就揽下这个活计,值班费少是少点,总是对家庭的一点贴补。

夜深浪静的时候,父亲时常会听到“扑通扑通”物件撞击船舱的声音,待到起身巡视时,只见渔业队的一艘捕鱼船,刚好从停泊的大船旁悄然而过,悠悠的江风传来了一句话:“老张!这几条鱼给孩子们打打牙

摔礼

[安徽]张颖莹

祭!”这声音很熟悉,像渔业队的老罗,又像渔业队的老陆,反正我家隔三差五,都会吃到这样隔着船摔过来的鱼。

后来,我家结束了住在船上的日子,搬到岸上住,却依旧没有田地。江边的小屋与院落里,时常就有当地邻居,将自己种出的农产品,隔着竹篱笆摔到我家院子,或是十几根玉米,或是一大捧青菜,间或还有几只圆滚滚的南瓜放在大门口。

今天说起来,还让父亲眼泛泪光的一件事是:渔村东头的老杜家,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头年猪。之后,老杜不管别人出什么价,也不卖这只大猪头,别人问急了,他只好这样含糊回应,

“我自己喜欢吃卤猪头肉!”

冬夜,天黑得早,老杜趁着夜色的掩护,悄悄扛着猪头,走到我家厨房,把猪头摔在案板上,掉头就走。如果迎面撞见我家父母,老杜的说辞是,“不好意思,家里人不吃这个,给你们添麻烦了!”老杜细心,明白当时如果送一刀新鲜猪肉,接受的人,心理负担就大了,老张家孩子太多,已经家徒四壁,拿什么还礼?他这样做,就是要好人做到底,让人没有心理负担。

送人节礼,一摔就走,看似鲁莽又唐突,但这种做法,让被帮助的人,留有体面与尊严,这也许是默默提供帮助的人,最贴心的出手方式。

◇ 生活空间

姑苏手推波

[盐城]花千语

阿雅帮我拆了满头的卷发筒,我看着镜子里,顶着一头“爆炸式”的自己,不禁哑然失笑。

镜子里,阿雅的手指在我的发丝上捋了几下。她说:“别慌,我婆婆自然能把你妆造成姑苏美人。”

阿婆来了,她快70岁了,做头发已有46年,她的手虽然骨感,却十分灵巧。她用右手指轻轻地将我额顶上的几缕发丝拧起,喷了点定型水,再次梳理。随后,她的右手在发丝上打了个圈,再一按,站在一旁的阿雅,立即递上小巧的缀着排钻的银色发卡,阿婆左右手配合,边夹边翻卷,很快,我额前的刘海,成了漂亮的反翘式,瞬间,我窄短的额头,变得开阔起来。

这时,阿婆将我后面的几缕头发,顺着一个方向梳着,再左右手交替,边推边按,头发又有了一个个漂亮的S形,阿雅赶忙将啫喱水喷上,定型。

阿婆又将我脑门后的头发,用一个大梳子,边梳边卷,一个圈又一个圈地环绕在手指上,帮我定型。渐渐地,我后面的头发,也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波浪。

阿雅说,“手推波”,就是将头发边推边卷。上世纪20年代,上海、苏州一带的女性,流行的经典造型,就是“手推波”。没想到,21世纪,手推波更是成了复古时尚,不少年轻人做婚礼造型和旅拍造型,都少不了阿婆这出

神入化的手艺呢。

这时,镜子中的阿婆,已经进入收尾工作。她将我侧面的一缕头发,一次又一次地卷起又放下,放前或者放后,对比着不同的效果。终于,那一缕头发被她斜斜地安放在我的鬓角,那小小的发卷,正好遮住我宽宽的面腮,使我的整个脸型变得柔美起来。阿雅挑了只蝴蝶发夹,瞬间,扇动翅膀的蓝色蝴蝶“飞上”了我的发梢。

我打量着镜中的自己,这仿佛从民国画报里走来的美人,既端庄大气,又妩媚婉约,我惊讶,又惊喜,在姑苏小巷中,做了个“手推波”,竟然彻底改变了我多年来,装扮随意,性情无拘无束,大大咧咧的模样。

今天,我是潦草扎着个“马尾”进店的,经过几个小时的“妆造”,镜中这位身着一袭蓝色暗花旗袍,柳眉红唇的女子,正对我含笑颌首。

“手推波”,让我梦回江南,发现自己性格中婉约细腻的一面,找回了一个不一样的自我。

◇ 闲情偶寄

兰房

[南通]世进

晨起,我走进门前小院,打开花房门,和煦的阳光把花房照得暖暖的,一股扑鼻的香味扑面而来。

我移步花架往里走,东南角的那盆“龙字”一箭双花,前年,有幸在省兰展上获得金奖,它和“宋梅”被兰界誉为国兰双璧,“龙字”以荷形水仙瓣独步天下,花姿舒展如游龙戏水。今又开出一箭双花,让我喜出望外。我对着刚开的花瓣闻了闻,一点香味没有,正在困惑时,忽然,一股淡香萦绕鼻尖,像跟我捉迷藏似的“时隐时现”,飘忽不定。这时从兰房窗外飞来两只花蝴蝶,落在花茎

上,漫不经心地扑打着翅膀,真是“坐久不知香在室,推窗时有蝶飞来。”

日头渐高,阳光见暖,房内湿度见低,我顺手打开增湿器,不一会儿千万颗水珠悬浮在空中,腾起的水烟与阳光相接,映着满房的兰花,恍若银河碎在了绿叶之上。这时的“宋梅”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,在氤氲中愈发清透。水珠从它的叶片上慢慢滑落,颤巍巍地晃,它完全舒展身姿,花朵端正,正如君子临风,我忽然懂得明代诗人张羽的那首诗:“泛露先编乱,寒风影自斜。俗人那解此,观叶胜看花。”

我家隔壁的画院老师,知我养兰后,时常追香而来。我们常常对坐兰房,白瓷碗泡着新茶,我为他讲解“梅瓣”和“水仙瓣”的细微差别,他打开他那幅还没落款的《山野图》,说此画遇见真兰才算圆满,我俩像是遇到了知音,会心地大笑起来。

二十年的养兰生涯,我渐渐懂得这些草木的习性。兰花有着正直高洁的品性,不仅外表“秀色可餐”,而且有育人善化之功能。每日对着兰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,所思所想,似乎有一缕清气,在我的血脉里流淌着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